

1985年9月10日，是第一个“教师节”，我在巴山深处一所乡村中心学校度过。

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“教师节”，我们欢欣鼓舞，所在地乡党委、政府十分重视，提前半个月组织召开开村干部庆祝教师节预备会。我是中心学校主管教育宣传的干事，照例参加了会议。为了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，乡党委书记做了全面的部署安排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给予了我，让乡党委宣传干事陪我，提红漆，在全乡显眼的山路、河道书写宣传标语，营造宣传氛围。村部、学校、村民的墙壁上写过，公路边的悬崖上写过，溪边卧着的磐石上写过，小山包上一棵四五个人合抱不住高耸的松柏主干也写过。一周的奔波，山山岭岭、小溪大河都闪烁着“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”“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”“人民教师，无上光荣”红彤彤的大字。

山溪间兀立一巨石，恰似一个巨大的石碑，湍急中的巨石，把溪流分成两股，泛着浪花，朝下游流去。溪那边的学生就踏着巨石下面小石头过河上学的。在巨石上我们书写出“清流润泽重，峻岭秀山峰”的标语，红色的标语就是燃烧的火焰，映红了小溪，学生们每每从巨石下过，都要立在小石头上看看。

拐一道山梁，一座高山扑来。高山的巨石上生着一棵大松树，我们踏着软云梯爬上树干书写道：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的八个大字，八个红彤彤的大字，八盏希望的灯笼，透过翠绿的松针，暖暖的光芒投在山道上过往的人们。

标语写好了，轮到学校准备过节了。我们是山乡中心校在山谷边，有着领导和指导乡村小村的功能。教师节当天，要求其他村小的教师，都把学生带到中心校来参加。我们中心校有120多名学生，其他村小的学生不到80名。我们中心校还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文艺演出。教师节的前一天，开始布置校园，中心校是两层木板楼房，走廊上挂满彩色气球，每个气球上都写着标语，所有的横幅上，悬挂着彩绸布大幅标语。校园周围林荫道，都插着彩旗。山风吹来，气球晃动，彩旗飞舞，灵动了校园，红了山谷。

最忙的我们学校的“大师傅”小张，他要给师生和前来祝贺的领导准备午餐。中心校搞“勤工俭学”，养的一头大肥猪宰了，小溪边的池塘，是学校的鱼塘，肥嘟嘟的草鱼、鲤鱼被提前打捞。借来了十张蒸笼，支起了两口大灶，架起了蒸锅。全校师生，喜气洋洋，洗菜的洗菜，剁柴的剁柴，排练的排练，敲锣鼓的敲锣鼓。几位女教师，也加入厨娘的队伍，切菜，剖鱼，洗碟。本来就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校园，卫生组还一遍又一遍巡查，落下来的一片秋叶都逃不过巡察组的眼睛。灶膛里火的笑声、孩子们的歌声、锣鼓声、哗啦啦的彩旗声响成一片。周围的狗也跟着孩子来了，为争抢鱼鲤打起来，狂吠声夹在歌声中非常刺耳，孩子们拿着条子抽自家的狗。又一阵叫声盖过了锣鼓声。蒸笼上冒着白烟，烟里有猪肉香、羊肉香、鸡肉香，有茴香、豆味香、葱花香。挨了条子的狗们不长记性，围着飘香的蒸笼转，时不时挨小张一脚，灰溜溜逃走了。

各村的支书、村主任、会计、村小师生们来了。从山梁上、从密林中、从小溪边、从山道上来了。举着旗子、打着条幅、敲着锣鼓，吹着

往事并不如烟

忆第一个「教师节」

□ 张朝林

张朝林

路风琴，按一按键子，悠扬的琴声和孩子们的笑声一起放飞；打一下乒乓球，却总是接不住球或者被网挡住，也把羞涩的笑容丢给大家；拿着话筒，唱一首山歌，不知道稚嫩的声音通过话筒一放大，那么好听，把校门前的溪水也给逗乐了。

午餐开始了，教室里的课桌一拼，就是“八仙桌”。好手艺的大师傅小张，端出来八桌子丰盛的佳肴，喝酒的八盘凉菜摆齐，炸土鱼娃，凉拌猪肉肉，凉拌山野菜，仅仅土豆就做出了四道菜，油煎土豆片，油炸土豆馍，凉拌土豆丝，土豆青菜钵。八盘热菜，一道、一道上来，四个特色蒸碗子，猪肉、羊肉、鸡肉、鱼肉都有，红烧酸辣肚片，红烧青菜猪肝，肉丸三鲜汤和鱼头炖豆腐。随着小张尖溜溜声音：“菜——来——啦”，一道道丰盛的菜肴上了桌子。书记、乡长、村主任，个个好酒量，频频走下来给大家敬酒祝贺。校长是他们重点敬酒的对象，一杯杯“南江河”下肚，校长的脸通红，话语就多了，胸膛子拍得砰砰响：“不把咱门乡的教育搞上去，自己摘了头上的帽子！来，为咱们的教育事业干杯！”

我不会喝酒，偷偷溜到女客席上。女客席，坐的都是乡上的团支部、妇联、文秘干部，以为她们不喝酒或者只喝一点红酒的，可是，个个端着白酒杯，“桂花酒”瓶盖根本没打开。我说不会喝酒。她们不信。非要我端白酒杯。我想逃走。人高马大的团支部书记一把拽住我，摁下。没办法，好话说了一箩筐，才算允许我喝“桂花酒”。三杯红酒下肚，就迷蒙了，看美女，个个是春风满面的仙女。等到迎接完书记、乡长、村主任的敬酒，我就不知去向，挥挥战战悠悠的手臂告别，跌跌撞撞回了宿舍，倒头就睡了。等醒来时，一轮朗朗的圆月爬上我的窗前。

秋之韵味更无穷

□ 韩星海

立秋之后，秋雨来临了，淅淅沥沥地下了几天，把山城伏天的高温一扫而去。起初，雨点儿是默默地打着草木竹梢，让人觉得温柔而清爽。

这雨是习以为常的，像用筛子筛过一样，又细又密如一缕缕银丝，又像千万支银箭斜射而下，城市的柏油马路，积水洼地的地面上，都留下了许多圆圈圈，大的套小的，一圈圈地荡开去，漾开去，再看那大街两旁树木，是被雨水洗涤了全身的灰尘，墨绿墨绿的，枝叶上还悬挂着无数个莹洁的玉点，一会儿慢，一会儿快，不停地落下，抖落在水面上，随即溅起一朵朵小浪花，留下半圆的银色泡沫，而渐渐破灭了。

在行走着的路上的一处路口，边走边感叹：这么快，又是一年清秋时！不由得抬头远望，人行道上，眼前猛然间闪现出这么一幕幕情景——

秋风雨雾之中，有一位少女，身着汉服，手擎一把粉红色的雨伞，抬头挺胸，姗姗前行，显示出一种袅袅娜娜的自信和从容气质。这浪漫迷人的倩影，像风像雨又像云，在雨丝中流动着，其背影多像戴望舒《雨巷》中的那一位！

现如今，想她不会有《雨巷》中的愁怨、彷徨、惆怅，一定会散发出一种丁香般的芬芳，与这座城市繁华时尚融在一起。但走近细瞧，出乎我意料外的是，她似乎有一缕忧郁难以释怀，这缕忧郁又让我心头一阵压抑，她为何就像黛玉伤感词中《秋窗风雨夕》的情景呢？是一种少女怀春失恋的状态吧，用此来宣泄心中的不悦……

我一时无法与其搭话交流，一阵默想，秋风乍起，寒秋顿生，世上秋风秋雨总有肃杀愁人之处。少女伤感，可能自有缘由，我还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她，直到她远去的背影渐渐融入那条深深的小巷之中……

哎，文人的情怀总是爱多愁善感，富于联想，尤其是走向夕阳西下的年龄，坦然会面对这这春夏秋冬。然而，刚才的那位有着淡淡愁

呐哟，放着火桶子、唱着山歌来了。乡党委书记领着乡干部、浩浩荡荡的队伍来了。一溪两岸的校园沸腾了。他们走进校园，就开始放起了礼炮，噼噼啪啪的“地蹦子”，冲上云霄的“礼花子”闹翻了校园。一时间，背负青山的校园，笼罩在一片紫烟中。受到惊吓的狗们，又一阵狂咬，远远地躲在小溪那边的竹林子里了。

学校条件差，舞台是个“地棚子”，几块不同颜色的床单一缝，就成了舞台的背景。“教师节快乐”几个红字，缀在背景中央，孩子们采来的山菊花、映山红一束束插在舞台周边。党委书记讲话的内容我忘记了，可是我三次的眼泪爬出眼眶，深深记得。会上，我们全乡教师得到了乡政府和各村的慰问品，印着“教师节快乐”“老师您好”“老师辛苦了”“红色的洗脸盆、热水瓶、毛巾，虽不是奢侈品，我至今尚珍藏着。

文艺节目开始了，歌舞《小草》、合唱《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》赢得了阵阵掌声，村小的孩子们个个惊喜得张大嘴巴。

村小的条件更差，孩子们只有到了中年级才能到中心校上寄宿学。来到中心校的孩子们，对中心校的一切都很好奇，踏一踏风琴，按一按键子，悠扬的琴声和孩子们的笑声一起放飞；打一下乒乓球，却总是接不住球或者被网挡住，也把羞涩的笑容丢给大家；拿着话筒，唱一首山歌，不知道稚嫩的声音通过话筒一放大，那么好听，把校门前的溪水也给逗乐了。

推开记忆的闸门，番薯特有的糯甜里藏着我久违的乡愁。番薯在陕西的一些地方叫“红薯”，但在我们旬阳叫“红苕”。在旬阳农村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用来储存红苕的苕窖。苕窖一般设在堂屋或偏房地下。苕窖人口不过一丈见方，内部却足有几十个平方米大，足够装下几百斤几千斤的红苕。

冰雪消融，勤劳村人一边种瓜种豆，一边翻挖平整出一块地作为“苕母子地”。再将红苕从窖里拿出来，埋进地里，盖上塑料薄膜纸保暖。草木萌生时，塑料薄膜下渐渐绿油油一片。抢收完麦子，夏天的雨紧跟着而来，土地被泡得松软，正好栽苕。地不用翻了，将苕片子剪成保留两片叶子一扎长的小节，提到差坡地里，见缝扦插下去。等连雨天过去，扦插的红苕藤已经生根，抓住了泥土。趁着好天气，一边清理差一边拔出杂草，很快，原本空荡荡的地块上渐渐葱郁起来了。

“当你在翻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思念的路上没有尽头”，中秋佳节来临，万户团聚，你是否也有一份想念无从表达？千盏天灯，你是否也有一份祝愿积压心底？

每每年水马龙，喧哗烦躁，或夜深人静，寂寥独处，都会隐约感觉家人在耳边小心叮咛，朋友在身边安静注视。有思念就会有团聚，在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节日里，让我们向心底那些亲友道一句问候，分享一枚月饼，让甜蜜进驻你心中温暖你的心底。欣赏一轮圆月，让家人的期盼随着明月而幸福圆满。轻放一盏河灯，让亲友的祝福随一江汉水漂向未来。

上面是女儿十六岁时的文字。从小喜欢跳舞的孩子执笔时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，学习艺术专业课。此时，我们做家长的心里很情愿让孩子走这条路。一则对艺考的前途家长是陌生的，其次走普通高考文化课是常态，为什么不走寻常路？

但是是孩子执拗坚持自己的爱好。高三的这个中秋节，我们夫妻两个人很焦虑，全国几个学校的校考，孩子辗转考试要到次年三月份才能结束，文化课的学习只有不到四个月，既要拿到艺考专业的有效名次，又要文化课高考成绩过本省一本分数线，才能上好学校，双向要求，孩子能行吗？那一年的中秋圆夜，小棉袄的父亲强装高兴给女儿发红包，打电话，叮咛孩子在外过节吃好，自己安排伙食。从小就在身边长大的孩子兴奋回复，学校食堂一人发了两个月饼。

不知不觉，终于熬过了一场秋雨之夜，是美梦还是幻觉，不知多时，我翻身下床，推开窗户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。穿上衣服，跑步来到公园里，只见朵朵白云，在显寒冷的秋风中翩然飞舞，把蔚蓝色的天空擦拭得更加明净。一只只舒展羽翼的鸿雁，以矫健优美的英姿，排成人字形队伍，向着朝阳飞翔。一望无际的草地上，誓与寒秋争妍的菊花儿，又伸起了腰肢，宛如刚从睡梦中苏醒，枝叶和花瓣的露珠儿金光闪闪，如同珍珠闪烁着光华。再看那一簇簇、一团团的枫树，迎着朝霞，叶儿一夜之间由绿变红，红得耀眼，像火炬，像鲜血，像历经早霜的英雄，根子深深扎在大地上，尽情地舒展着青春和生命。遥看远处的秦巴山峰及村舍闪闪发光，犹如姑娘送出的秋波，使人心潮激荡，遐想万千，秋韵无穷……

而就在昨夜，狂躁的淫雨伴随着萧瑟的秋风，似乎要遮蔽阳光，隔断青山，扼杀生机，把整个人间笼罩漆黑。然而，一阵无情的冲击洗礼后，它带来的却是更加清新绚丽、媚人的美好早晨！

知往 鉴今

岁月悠悠玉米情

□ 黄平安

出身山乡，对乡村和农事十分熟悉，也十分亲切。每当看到大型机械快速收获玉米的场景，当年乡村人工收苞谷的情景便如放电影一样，在眼前一幕幕掠过。

幼年时，农村还在吃“大锅饭”，生产队为了激发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，赶晴好天气及时颗粒归仓，收玉米时一般都采用“计件制”。为了挣更多的工分，每人都都会最大限度地装满背篓，直到装不下为止。这装玉米棒的活看似简单，实则是一种技巧。选大个的玉米棒子，一只只竖插在背篓沿口，围成一圈，在“包围圈”里装上一层玉米棒子，再围一圈，再装一层，直到背篓上方垒起了一座“宝塔”为止。远看一层一层，很是壮观，人们把此过程叫作“插花”。也有的人不会“插花”，或者嫌“插花”费时间，便想出了更加方便快捷的办法，有的带个大竹筐，弄只大口袋，把掰下的第一背篓玉米快速装进竹筐或口袋，等第二背篓掰满后，将装好玉米棒子的竹筐或口袋摆在背篓上方，稍加固定即可。

背着沉重的玉米棒子，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，得小心翼翼。一旦摔倒，玉米棒子会滚落得到处都是，又得耽误好久才能再次装好。路

程远的地块，一般一天只能往返四五趟。背回来的玉米棒子，要经过专人称重和记账，然后按照当天的劳动成果来记工分。壮劳力和劳动踏实的人干得多，自然就挣得多，凭劳动成果来记工分，多劳多得嘛。邻居李哥虎背熊腰，身强力壮，每次都能背回一百五十斤左右。别人一天五趟也就四五百斤，而李哥就能达到七八百斤，别人真是又羡慕又嫉妒。

男人们把背回来的玉米棒子集中倒在场院中间，堆得多了，像一座金山。妇女们围着“金山”而坐，一边剥玉米，一边聊家长，场院里嘻嘻哈哈，十分热闹。去掉壳的玉米棒子，或金灿灿，或白如玉，十分诱人。但湿度大，不耐储存，还得将其运到通透的竹楼上，然后在楼下烧起柴火，让炉火的温度慢慢逼走玉米的水分。

我毕业后，农村已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集体劳作画上了句号。父亲好胜，每年都种十几亩玉米，平日施肥、锄草等活儿都是他一点一点干出来的。到了收获时节，他要赶晴好天气尽快把玉米收完。但父亲体力不行，因此，帮家里收玉米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瘦弱的身板背上一背篓沉重的玉米，走在山路上，并不轻松，感觉越走越沉，越走越累。走到半途，已是

郁起来了。一个多月后，红苕藤已经长得老长。为避免红苕藤“节外生根”影响产量，还要经常去翻动红苕藤。翻过几次藤的红苕，举着小巴掌大的叶片，朝着彼此不断舒展织网。等到完全全覆盖住地块的时候，藤下已经开始鼓包，没有什么零嘴吃的孩子们，早已迫不及待去抛挖红苕来解馋了。父母们想要阻止，看到孩子们急切的眼神，也就由得去了。

我最喜欢的农活就是挖红苕了。秋风萧瑟，只剩下红苕没有收回来了。我们全家出动，拿着镰刀、扛着锄头，背着背篓、提着篮子，兴奋地朝着依旧葱郁的苕地走去。割掉红苕藤，到处都是裂开来的土包。颗颗红苕半抱琵琶半遮面，呼之欲出。一锄头下去，一窝窝粉嘟嘟的红苕就在我们大呼小叫下，脱泥而出。挖苕的时候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它们生命里可真顽强，哪怕是巴掌大石头缝隙，只要扦插了一枝红苕藤，秋天也

愿为你翻山越岭送思念

世相 漫笔

她写了一首中秋散文诗交作业，受到老师嘉奖表扬，在广播上朗诵被全校师生倾听。接下来，孩子考入南方一所大学就读，担任那一年2000多人中秋晚会的舞蹈A角。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，同学把女儿舞台剧照做成表情包。孩子在享受这个专业的学习成长中，成立了自己独具个性的工作室，担任院校文艺部长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阳光的油彩涂红了今天的日子哟，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笑容。孩子兴高采烈地憧憬将来运营自己的作品。

“月照彩云上，如入山荫心向往”。癸卯年年的这个中秋，是孩子毕业正式入职，在千里之外过的第六个中秋节。打开视频，我们看着孩子顶着卷发器跑上街吃东西，既好笑又释然。女儿喜悦地倾诉，现在的工作既是她喜欢的又与自己的专业对口，正式入职的第一月工资，给我们发个红包，请父母去撮一顿。网上连接，我们祝福

案”被贬黄州，往日繁华烟云全部风流云散，只变成一个在黄州乡野间自耕自种的村民。乡陌里的秋晨，别人看来或许荒凉单调，但于东坡而言，却迎来一份“露寒风细”的清寂之美。他漫步在田间，触目所及，多是枯水苇岸；所食之物，多是菘菜莲藕……但在东坡眼中，堤柳时花，芦苇水岸，盈盈露色，皆是自然的无尽馈赠，于冷落中拾得真意，在萧瑟中觅得清欢。这“露寒风细”之美，比五光十色的繁华，更值得珍惜。

古代文人常以霜露入诗词，在他们的眼中，霜露被赋予了太多美好、高洁的寓意。庄子笔下的露姑射山的仙人，不食五谷，只饮“风露”；屈原“朝饮木兰之坠露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就连那清寂的秋蝉，也饮露而鸣。也因蝉通禅音，所以秋蝉饮露这件事，就有了高洁的

启示和无边的禅意。秋物明净，露水盈盈点缀在草木枝丫间，自有美好的寓意和向往，更是秋风无言的馈赠。

古人向来有一种“无根之水”的情结，雨雪霜露，尽是天赐之物。露水一品，更是脱俗，令人延年止疴。《本草纲目》里说的精彩：“秋露繁时，以盥收取……愈百病，止消渴，令人身轻不饥，肌肉悦泽”。连蕲芜院里宝姐姐吃的“冷香丸”的配料里，也少不了白露这日的“十二钱”的露水……

所以，古时文人们的一大雅事，便是“拾露”。在清寂的秋晨里，从花枝叶面采集清露，并乐此不疲。古人的认知里，最为高洁的露水当数荷露，秋日露凝，风荷轻举，荷叶亭亭如盖，饱满的露水在叶脉上打着转儿，一柄柄宛如精致的瓷器。将这秋晨的荷露衔来煮茶，饮上一盅，荷花清香固然饱满，但那秋晨的荷露，生发天然，则有一种独特的韵味。

除了露水，沾了露的桂花也是极为稀罕的。当露水与桂花邂逅，人们便可以实现“拾露”之雅。月影婆娑，一棵棵桂树宛如清辉堆雪，满树的桂花光艳照人，秋露于无声之处，随清寒凝结，趁着明月相照……这意境别提有多美！

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让我们+在这斑斓秋色里，邂逅一场“冷露无声”，拥一捧桂露馨华。

红苕的记忆

宁眸

红苕挖回家后，一部分用来挂粉，拿到城里去卖，很受欢迎。剩下的红苕在堂屋里晾上几天，收一收水分后放进苕窖里。接着，家家户户全部实现了红苕各种吃法自由。蒸着吃、煨着吃、炒着吃、煮稀饭吃、用面粉裹了炸着吃、晒苕片、晒苕干，做冻苕……

苕窖成了最受关注的地方。孩子们肚子饿了，去地窖里取几个红苕出来，放在灶膛灰堆里，煨红苕的味道谁也没法抗拒。家里来客人了，下苕窖里取几个红苕，切成大片裹着面粉放油锅里炸了，红苕坨坨的味道简直绝了。没有菜下酒，将红苕切片直接加辣椒炒着吃，甜辣的味道，酒都多喝了一大壶。蒸米饭后，往往会在锅底垫上红苕块儿。吃烙饼的时候，熬一锅红苕苞谷渣子粥配着，吃得肚子圆了还嫌不够。

婆的娘屋在几十里外的铁山坟村一个叫张庄的地方。春夏交替时节，红苕刚刚扦插进地里，苕窖也空荡荡的。我陪婆回娘家，在舅爷家里吃到了美味的红苕片粥。一问，才知道，他们家是把生的红苕切片晒干保存，到了红苕接替不上的时候，就用红苕片熬粥解馋。那红苕片和大米一起熬得软糯香甜，非常有嚼劲。吃过就忘不了。

多年后，在无数美味佳肴中，我的胃依然会对一枚红苕情有独钟。

刘雪萍

愿为你翻山越岭送思念

世相 漫笔

愿为你翻山越岭送思念

世相 漫笔

愿为你翻山越岭送思念

世相 漫笔

愿为你翻山越岭送思念

世相 漫笔

愿为你翻山越岭送思念

世相 漫笔

愿为你翻山越岭送思念

世相 漫笔